

重返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名团中,有一支曾集纳摇滚乐、莫扎特和范思哲等元素——

贝嘉芭蕾舞团缘何受到申城观众偏爱



■本报记者 宣晶

说到现代芭蕾,不得不提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30多年前,贝嘉芭蕾舞团便以其卓尔不群的编舞风格享誉欧洲,足迹遍及全球知名艺术场馆,堪称金字塔尖的存在。10月19日至21日,受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之邀,这支世界一流舞团将与观众再度相约上海文化广场。这回,他们会带来芭蕾舞剧《人们总是自我想象》(七段希腊人的舞蹈),颠覆人们对芭蕾的传统认知。

作为艺术节常客,贝嘉芭蕾舞团缘何受到申城观众的偏爱?文艺评论家方骏认为,无论是贝嘉的作品还是之后舞团对贝嘉风格的继承延续,都体现了舞蹈艺术极致的美感。“在贝嘉的作品中既能看到严谨精致的古典芭蕾技术,也能感受到热烈开放的现代舞创作思维,他把莫扎特和范思哲、把古老的哲学思辨和对现实生活的干预不着痕迹地糅合在一起,形成透射时光、映衬当代的独特审美,而这一点正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品味、艺术追求相吻合。”

妥妥的一枚“时尚界弄潮儿”

瑞士洛桑有着“国际文化城”之称,拜伦、卢梭、雨果、狄更斯、海明威等文学巨匠都曾在此地居住生活。到日内瓦湖边散步,在圣佛朗索瓦广场驻足,似乎都会沾染到文艺气息。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成立于1987年,由传奇编舞家莫里斯·贝嘉创建,以其创新和动感的表演而闻名。

贝嘉是当代舞蹈界最具创意、最具争议的编舞大师,让芭蕾跳到了体育场、户外广场,甚至是奥运会开幕式,创下了芭蕾舞史上观众人数最多的纪录。他是玩“跨界”的鼻祖,把文学、诗歌、芭蕾巧妙嫁接在先锋戏剧、现代美术、另类音乐等文化潮流之上。贝嘉也是妥妥的一枚“时尚界弄潮儿”,打开他的“朋友圈”,你会看到有超现实主义大师萨尔瓦多·达利、著名服装设计师乔瓦尼·詹尼·范思哲、英国上世纪80年代最



贝嘉芭蕾舞团将带来芭蕾舞剧《人们总是自我想象》。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供图)

走红的皇后乐队……

“贝嘉芭蕾舞团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合作渊源,始于贝嘉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与热爱。”艺术节中心总裁李明告诉记者,2001年贝嘉的作品首次来华,正是在上海这片艺术热土进行了精彩演出。“那时中国观众对于现代舞蹈的了解还相对有限,演出为中国观众打开了一扇欣赏世界顶级舞蹈表演的窗户。”

当年那场惊艳的《生命之舞》,甫一开场便抓人眼球,30位演员隐约的身体轮廓被白布覆盖,伴随“这是个美丽的日子”的歌词,他们错落有致地坐起身来,展开丰富的队形变化……贝嘉的创作灵感来自皇后乐队的摇滚歌曲,并穿插莫扎特“安魂曲”及“21钢琴协奏曲”慢板乐章的片段。而《生命之舞》点睛之笔则由范思哲亲手描画,从最简单的平脚裤、泳装,到线条繁复的宫廷礼服,无论是贯穿整场演出的黑白搭配,还是那些神秘之笔的色彩组合,都流露出强烈的个人风格。

上海是贝嘉舞团在中国的家

贝嘉于2007年离世后,他的继任者

吉尔·罗曼也时常携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中国展演。2011年第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贝嘉芭蕾舞团带来了《生命的诱惑》(迪奥尼索斯(续))《波莱罗》等作品。作为艺术节的委约作品,《生命的诱惑》在上海进行了全球首演,诠释对于人生、生命等命题的探索。“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应该拥有打上自己标记的一流原创节目”,这是艺术节首度邀请世界一流现代芭蕾舞团创作剧目。在李明看来,这无疑是一次非常特殊的深度合作,舞作的构思源于一篇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作品与现代舞蹈创作的交汇融合,极具代表意义。”

此后,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频繁来到上海,培养了一批忠实拥趸。2013年,舞团携《马勒之夜》登上文化广场舞台,用《流浪旅伴之歌》《爱情对我说》和《死亡对我说》表达人生的从容自在与爱情的热烈动人。2014年,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和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联合制作,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东京芭蕾舞团、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及合唱团联合演出,汤沐海指挥,黄英、杨光、魏松、廖昌永共同演唱的大型交响舞

蹈《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成了艺术节的压轴之作。

“这支舞蹈曾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上表演过,与音乐乐章相互交织,气势磅礴。”据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林圣回忆,当时有110位舞者、80人交响乐团以及80人合唱团,组成了上海演出史上从未有过的恢宏阵容。“其到了第四乐章,木管徐徐引出《欢乐颂》的主题,仿佛一缕阳光突破破密的云层洒向大地,伴随着合唱团和交响乐团激情澎湃的唱词和急速雄壮的旋律,百位舞者手牵着手,双臂举起,从舞台后侧缓缓走向前台,一种辉煌、光明的力量扑面而来。”

2017年第十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为纪念贝嘉逝世十周年,舞团建团三十周年,贝嘉芭蕾舞团携贝嘉名作《魔笛》来华。该剧罕见地将高雅和通俗、哲学与童真完美结合,尽显现代芭蕾的极致魅力。“正是出于和贝嘉芭蕾舞团多年来独特的深厚情感,我们才能够继续携手并肩,将最杰出的现代舞蹈作品呈献给广大观众。”李明表示,“我们甚至能这样说——中国就像是贝嘉芭蕾舞团在亚洲的家,而艺术节则

是他们在中国的家。”

寻觅隐于舞台深处的艺术珍宝

与闻名遐迩的《春之祭》《火鸟》《波莱罗》相比,即将登陆申城的《七段希腊人的舞蹈》(人们总是自我想象)更像是隐于舞台深处的艺术珍宝。“两部作品,一个传承,一个创新。”林圣表示:“大家都会好奇,大名鼎鼎的贝嘉离世后,继任者的风格是怎样的,能否带来同样风靡全球的艺术?”

《七段希腊人的舞蹈》是贝嘉“四大名作”中,唯一一部尚未在中国展演的作品。在凝练希腊舞蹈精髓的过程中,编创者尽量减少了对传统“舞步”的模仿借鉴,避免使用为人所熟知的、外化的民俗表达。舞者们穿着朴素简约的练功服,跳着如同“赋格曲”一般的舞蹈,看似基于数学的严密性,追求的却是内在的灵魂重建。这一别出心裁的创作理念,使舞作具有神秘的、极度纯粹的“希腊感”的民俗力量。

《人们总是自我想象》由吉尔·罗曼编舞,根据先锋派音乐家约翰·佐恩的音乐进行编排创作。约翰·佐恩是当代美国音乐的代表作曲家之一,杰出的多乐器演奏家,他的作品独树一帜,风格大胆且自由。吉尔·罗曼深深沉浸在这位音乐家的音乐宇宙中,他提出希望基于约翰·佐恩的音乐创作舞剧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该剧通过一个动作、一个手势,带领舞者们一步步超越艺术的藩篱……他们在这支舞蹈里展现了各自对文化遗产的看法,以及共同的试图超越文化传统、将自我从固有的文化框架中解放出来的热切愿望,这所有的一切都拓展了艺术的边界。

“这两部作品来到中国上海,不仅丰富了艺术节的演出阵容,更为观众带来了难得的机会,能够近距离欣赏到国际顶尖舞蹈艺术的精华。”李明表示,未来艺术节将与舞团加深合作,共同推动年轻艺术家的创作,期待贝嘉芭蕾舞团可以成为中国优秀作品在欧洲进行展演和交流的桥梁。“艺术节愿意成为贝嘉芭蕾舞团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和坚实后盾,共同持续书写艺术与文化的华美篇章。”

本报讯(实习生孙彦扬 记者姜方)第九届上海艺术节前晚于静安大宁音乐广场拉开帷幕。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数十场“上海艺术节流动剧场特别演出”将在杨浦、长宁、黄浦、虹口等区的30多个街区表演点“四面开花”,为游客、集市、市民在不经意间营造流动的美好风景。

艺术节开幕式上,中外艺人同台。2018年便加入街艺节的美国民谣、摇滚乐人柯伟历,同时还是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他的一曲《茉莉花》引得现场观众驻足静听。来自韩国的专业乐手韩钟浩告诉记者,自己努力学习中文并用业余时间进行街头表演,跟市民们互动。“与在音乐厅演出时台上台下的距离不同,在街头每分秒都有新的观众,看到大家陶醉的表情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自己的艺术梦想在上海街头成真了。”

据悉,在申演协多年来管理下,上海目前有一支保持100位左右、高水准的街艺团队。主办方坚持在上岗街头艺人中实行考核制度和“退出”制度,优胜劣汰,常换常新。今年还专设了招募“高学历、高技艺”的街艺遴选专场,以适应随着上海市旅游景点拓展的需求。在新加入街艺团队的艺人中,年轻化、高学历两个特点明显。新艺人以90后为主,还有00后大学毕业生。以沪语歌曲唱作者王澜超为例,这名上海童谣唱作者,也曾为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创作与演唱主题曲,他演唱的《苏州河》与《申请申音》引发现场许多观众共鸣。王澜超说:“上海话是上海本土文化的载体,希望自己演唱和创作的歌曲,能让更多的小朋友讲讲上海话。”

此外,今年街艺节新增非遗手工艺集市,16个上海街艺非遗手工艺的展示亭吸引了众多市民,它们集中展示上海街艺团队中的非遗和手工艺,收获了许多观众们的点赞与好评。

街头遇见美好,第九届上海街艺节开幕

独家专访

《坚如磐石》票房破十亿元,本报独家专访主演——

于和伟:戏里戏外,分寸之间

■本报记者 王彦 实习生 李晓琪

“假如抓着一只鸟,于和伟出手比划,“抓紧一分,鸟可能死了;松一点,它又飞了。”关于表演的比方,何尝不是一种自况。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坚如磐石》票房已破十亿元。被期待了四年多,作品的凌厉题材、演员的演技高光、剧情的细节彩蛋等等,自然是观众津津乐道的。身为主演,于和伟的名字反复出现在各类热议中,多数时候关于作品和表演,有时则不。每当网友开始在奇奇怪怪的地方狂欢,他会适时又不失温和地比个“嘘”。比如他饰演的反派名曰黎志田,网友取谐音“荔枝甜”,于和伟在微博里说:“荔枝甜可以喊,但黎志田不可同情”;又好比重庆路演场,观众打趣“黎志田那么帅怎么会孤独终老”,他现场回应,用优雅口吻说笃定的话,“三观不能跟着五官走”。

接受本报专访那天,于和伟一身正装坐在上海影城二楼的休息室。玻璃感应门时时时闭,尚余的暑气和车水马龙的喧嚷借机钻进来。他语速不疾、音量不高,一开口便是平静从容,“作品是本”。就像他乐呵呵玩转社交媒体,在年轻人的世界里接梗、玩梗,信手拈来,但几乎每一次他都在文案里暗藏机锋——“为了作品让干啥干啥”。

戏里戏外,分寸之间

兼容度

《坚如磐石》的故事始于市中心一起公交车爆炸案。随着侦查深入,各路线索指向城中首富黎志田,又似乎另有其人。迷雾重重间,公安部门、纪检部门与地方黑势力、腐败分子摆开棋局斗智斗勇,土农工商盘根错节。混沌中,黎志田A面执棋呼风唤雨,B面被劫人局早已陷落万丈深渊。

早人物的命运起伏,这是个内里也极具反差感的角色。前史,30年前的他是个街头蹲守接临时搬运活计的“棒棒”,靠手腕腕的竹棒安身立命。30年后,庞大的金钱帝国在含混了黑黑的土壤里拔地而起,棒棒也摇身一变,成了企业供奉的图腾。政商浑水里,他进退有据、成竹

在胸,却又如惊弓之鸟,夜夜为一宿安眠费尽思量。明处,他是温柔慈父,为独生女可倾尽所有;暗里,他勾结贪腐官员、非法经营、视人命如草芥,一怒而出“爆头”的戏,看得人不寒而栗……

演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从内心价值观到外化的行为做派全都无法认同,表演时会有撕裂感吗?

“必须认同他。我不会跳出来做一个第三者的审判。”于和伟说,剧本给出了人物逻辑,演员要做的就是代入他的处境,研读他的前尘过往,只有理解他,才能化身他。在他的表演方法论里,找到“人”才是创作的优先级。“搜索你的记忆、成长,到你看过的小说、文学、电影里去寻找这个人,再用演员的想象力赋予形象。”正面角色、反派人物,他都去一遍遍对照剧本,自身条件,还有生活阅历教给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先确信自己此刻就是他,再带着‘人’走进故事”。

演黎志田,他为人父的那抹温情慈爱,就是这个凶神恶煞身上能和普通人建立情感联系的点。即便回望近20年前的《历史的天空》,剧中不择手段的万古碑被评论界称作“新革命历史影视剧中最令人讨厌的角色”,于和伟也设计了在心爱的女人坟前唱歌的一幕。可恨之人的可怜之处,在镜头前叫人心头一颤,“我希望从人的普遍心理和人性上找到入口,演员的职业属性应当是有兼容性的”。

同理,于和伟十分欣赏上戏师弟雷佳音身上的包容气质,“接纳、兼容、open,演员需要这样,需要学习、理解新的东西,因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兼容,本质上是他和演员职业、与身处时代对话的一种通达。

安全感

五十有二的于和伟,如今几乎成了“好演技”的代名词。

电影圈,《悬崖之上》的周乙让他抱回“金鸡”奖杯。电视剧圈,《觉醒年代》是年轻人修辞里的“yyds”,于和伟不仅演出了陈独秀的狂飙、通达、特立独行,也演出了历史人物的烟火气和亲切感,他从那届神仙打架的“白玉兰”提名里脱颖而出,摘得最佳男主角。今年初,

国家一级演员的认证公示,他开心转发“恭喜于老师”。更不消说,从新《三国》到《军师联盟》,他被网友戏称“一个人就能演三国”;从《巡回检察组》的冯森到《三体》的史强,非典型但“神似”的演绎每一次都在开辟蹊径中赢取共鸣。社交媒体上,他粉丝破千万;现实中,恐怕很少有观众从没看过于和伟的作品。

官方的、专业的、民间的赞誉集于一身,“不敢当,不敢当”,于和伟从沙发上欠了欠身。所有的赞美里,他可能没那么在乎“炸裂”的演技。他更期盼有人说,“于和伟这个演员的修养不错”。“演技”是个很平常的词,是演员的基本素质。但“修养”是对人物和世界的认知,也是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甚至,演技上的游刃有余“自由感”,从另一个角度看却陷入了某种不自由,“并非不想走出舒适圈,而是没‘撤’的时候我也不舒服,内心会有迟疑、有跟踪”。于和伟不愿在表演中背负丝毫的“不自由”,所以他特别渴望遇到能提供安全感的导演。“他有故事,他能领着演员大胆去趟、去闯,朝着我们不舒适的地方去。张艺谋就是这样的导演。”

严格意义上,于和伟和张艺谋已经合作三次了。28年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上映,合上巩固饰演的小金宝轻歌曼舞。当年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三的于和伟,以群演身份在台下跳舞,“后来电影上映了,我特地去看,但没找到自己”。两人的最近一次合作在2021年的影片《悬崖之上》,悬崖之上凝视深渊,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的周乙,让第一次主演电影的于和伟就捧回殊荣。《坚如磐石》在这两次合作中间,宛如“命运”的齿轮。于和伟说,导演给予演员的安全感,可能不止于技术参数的层面。都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但在张艺谋的剧组,“最可贵的,恰恰是可以讨论”。一个从善如流的导演,一腔想挑战未知的演员,在更高标准、更好审美下彼此激发。于和伟说,他心安于安全感的导演,来自其中的创作,“面对有安全感的手法,来吧,朝着未知,我们敢走敢闯,摸索过程中我会知道新的方法、新的信心,最后打开一个新的天地——哦,还行。”

面对《觉醒年代》的邀约,于和伟犹豫过。2010年的电视剧《中国1921》和2017年的影片《建军大业》里,他已两度扮演

陈独秀,虽然是片段式的。“我不喜欢重复。”迟疑间,导演张永新和制片人张国华找上门来,讲述了剧本的架构、对人物的塑造。那天后,于和伟把自己投入史料记载、史学文献里,读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流变、心路历程,读历史人物的日记、手札。了解历史上其人,他最后才捧起龙平平的剧本,“剧本是对的”。他是革命家,向那个时代去宣战,敢于做革命的先驱。“于和伟称之为大勇,是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先驱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这些无论放到哪个时代永不过时。角色看似熟悉,但人物塑造是全新的,于和伟欣然进组。“相约建党”的那场戏开拍时已是杀青阶段,角色在演员内心翻滚了良久。拍摄那天,户外的风极大,剧组的美术置景、所有演员的服化道,共同营造出悲怆感。“陈独秀看到河边的百姓,身上有的伤有的血,他跑到自己的马车前,失声痛哭,嚎啕于天地……”对的剧组成全的表演,演员的安全感莫过于此。

多巴胺

似乎大众知道于和伟时,他已经是个“戏骨”了——虽然,他此前度过了漫长的“戏比人红”的光景。

2004年,于和伟在高希希执导的电视剧《历史的天空》中出演大反派“万古碑”。彼时他33岁,距离他从家乡远赴1000公里之外的上海追求表演梦想,已经过去近七年。从上戏的优秀毕业生到只能出演边角人物的小角色,演员一度承受心理落差。他只有一个愿望,“只要有一部作品让观众认识有一名演员叫于和伟,认可我会演戏,便行了。”

而后,“万古碑”成了,唾弃和咒骂随之而来。于和伟不介意,对他而言,能被记住,就是对角色最大的认可。“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来寻找自己的理想,我没有白跑一趟。”那段期间,他开足马力,又和高希希合作多部作品,包括《光荣岁月》《纸醉金迷》等。即便他在《局中局》和《岁月》中的表演被一些老师拿来表演范例,可人们还是记不住演员的本名。直到新《三国》播出,一些评论说“于和伟拍了那么多戏,终于演刘备火了”;《军师联盟》播后,人们又说“于和伟演了将近20年的戏,一个曹操让他火了……”



张艺谋导演作品《坚如磐石》(张永新出品)

于和伟 黎志田

每隔一段时间,似乎都有人在反复认可他。直到这两年,《悬崖之上》《觉醒年代》《三体》接二连三与观众见面,“于和伟终于火了”的循环确认,变成了年轻人口中“叔圈顶流”“演技教科书”的互联网式赞美。每当此时,于和伟一边在与年轻人的互动中触摸时代脉搏,一边审慎地谨守表演的边界。“不要把自己当回事了,人得轻装前行。何况,任何一份职业都会有倦怠感。”他不讳言,演员是个被“通告”驱使着的高强度职业。每天赶着拍、赶着做,一旦寻找不到新鲜出点,倦怠感袭来,“混”几小时的工作时长,一天就过去了,日复一日。他没指明具体的阶段,但“用经验主义去复制自己过往的表演方法”或“尝试一些不够源自内心”的作品,“不是没做过”。只是很快,自己就觉得没意思。“当表演失去了乐趣,就需要想办法去寻找让自己产生创作冲动的事,要刺激多巴胺。”

喜悦是多巴胺的来源之一。这两年,他不仅从正剧空降《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他表演中的喜悦也正和澎湃的

激情一道,被观众定义为于和伟独有的表演气质。这一点上,于和伟很是认同雷佳音的观点,当与生俱来的喜悦掺杂进表演,那很难分清是刻意或无意,“人的生活态度决定了他在戏剧中的认知”。他自认有点慢热,但打心底希望能给别人开心快乐、表演也是,“你要觉得人物有意思,你才会关心人物命运,人物的喜怒哀乐你才会共情。一个故事讲得没意思,那它便很难有意义。”挑战了《三体》的史强后,雷佳音跟他打趣:“或许下一次咱俩可以试试科幻题材,一起去火星种菜?”

多巴胺的激发,可能还在每一次复盘角色的过程中。因为表演,就是那天那时现场流动着的所有人、事、物,这是于和伟里表演的迷人之处,难以捉摸之处。他不轻言自己对表演已经参悟透彻了。上学时,上戏有一个重要的“学习”是“学习忘记”——忘掉角色在你身上所形成的习惯,忘记角色带给你的荣誉。而后,带上热爱轻装上阵。

“热爱,真的可抵岁月漫长。”于和伟说这样的话,观众信。